

皇朝仕學規範

十二

作詩

仕學規範

卷卅八至四十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八

作詩

黃魯直書王知載胸山雜詠後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若諫爭於廷。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欽。抱道而居。與時乖迂。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

又云。寧律不諧而不可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詩者也。至於淵明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斤斧者。多疑其拙。窘於隱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謂不知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冷齋夜話載魯直云。詩意無窮。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病在氣不長。曾子回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荆公菊詩云。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白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詩云。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荆公云。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鳥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木。對酒長年人。醉兒如

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蘇尚書符東坡先生之孫。嘗與人論詩。或曰。前輩所好不同。如文忠公於常建詩。愛其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謂此景與意會。常欲道之而不得也。至山谷乃愛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則與文忠公異矣。又二公所愛和靖梅花詩亦然。公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為古今絕唱。此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他人未易曉也。大凡文字須是自得自到。不可隨人轉也。詩以意義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人見古人句平易。倣倣之而不得其意義。隨入鄙野可笑。盧仝詩有云。不啣啣鈍漢。非其篇前後意義。自可掩口矣。寧可倣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其律詩。雖可稱善。要是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詩云。老翁真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語。以為戲爾。歐陽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勝。不知正得韓意否。永叔云。知聖俞言。莫如脩。常問聖俞平生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脩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脩所稱賞云。知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六一居士曰。聖俞嘗語予。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舍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甌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鷄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予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舍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

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彷彿若嚴維柳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落日曠野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公雖起自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乎天然嘗覽李慶富貴曲云軸裝曲譜金書字木記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語富貴者故公每吟詠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又云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澹澹風故公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此景致也無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為得味於味外綠柳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遊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贍去表聖之流遠矣又鄭谷詩云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柳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扁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

又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

韋蘇州上退之豪放竒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二也。

山谷云。予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予以爲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謝康樂。庾義成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其彷彿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又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才半發。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去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繫於人。

筆談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捩揉極工。而後已。所謂月鍛季鍊者。信非虛言。退之城南聯句。首句云。竹影金鎖碎者。乃見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鎖碎可也。鄭祭相國善詩。或曰相國近爲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

白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達者之詞也。孟東野賦性褊狹。其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也。然則天地又何嘗礙郊。蓋郊自礙耳。

上文康公天姿質實。厚重作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

吐絲堪笑牡丹如許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亦質實重厚者之詞也。

張太史未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闥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兩人為最云。

王荆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終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優言盡而意有餘也。

已上也古今總類詩話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八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作詩

劉夢得言茱萸二字。更三詩人道之。而有工否。杜公云。更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倣云。學他年少插茱萸。杜句為優。逮東坡先生有酒闌何必看茱萸之句。則又高出工部一等矣。

歐陽永叔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官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葦草之理。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

梅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聞者以為笑。

東坡云。詩須要有為而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頗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

集句自 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至元豐間。王公文益工於此。人言起自公。非也。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珊瑚爛聲。迎羽月遲。尤為京師傳誦。當時舉子自公為宋采侯。

讀書天下難事。用功有淺深耳。唐以詩為專門。學雖名世。善用古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

數竒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常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衛青。爾李太白詩有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可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日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今之郡守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所謂一麾。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非旌麾之麾也。謂山濤薦阮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勗一擠出守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杜牧爲登樂遊原詩。謬用一麾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自此遂爲故事。然實誤也。

歐陽詩話言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獨是時舍人陳公偶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范元實又云。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

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若前後別無奇偉而皆如洞庭他句雖雅健終不工如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先得老杜平慢處乃隣女之效顰者爾

名賢詩話言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槌漁陽慘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今乃顯言之已落第二矣。

潘淳字子真南昌人嘗以詩呈山谷山谷云凡作詩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子真云淳輩那便到此山

谷曰無此只是初學詩一門戶也。

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著明皆俗語今採拾入句了無痕類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也。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從而和之遂使古書日就訛舛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境與意會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蓋滅沒於煙波間而宋敏求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一篇

神氣索然也

已上山古今總類詩話

山谷云詩文唯不造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山谷謂秦少章

云。凡始學詩。須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爲成章。

又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模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

潘邠老語。饒德操云。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六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詠物詩。不待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醠醪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東坡詩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學詩須孰着。老杜蘇黃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作。自然工夫度越他人。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黃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

老杜詩云。詩清立意新。最是作詩用力處。蓋不可循習陳言。只規摹舊作也。魯直云。隨人作詩終。後人又云。文章切忌隨人後。此自魯直見處也。近世人學老杜多矣。左規右矩。不能稍出新意。終成屋下架屋。無所取長。獨魯直下語。未嘗似前人。而卒與之合。此爲善學。如陳無已力盡規摹。已少變化。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之類。皆致思深遠。言有盡而意無窮。學者當以此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為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蒹葭詩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李太白詩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檣。中流鵝鷺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不褊淺矣。

初學作詩。寧失之野。不可失之靡麗。失之野。不害氣質。失之靡麗。不可復整頓。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

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林。觀二人洗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為妙作。詩止欲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出周少隱竹坡詩話

用故事當如已出。如杜甫寄人詩云。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此是用王粲依劉并曹公厭禰衡事。却點化只做杜甫欲去依他人。恐他厭之語。此便是如已出也。

五字詩以第三字為句眼。七字詩以第五字為句眼。古人鍊字只

於句眼上鍊。

有意中無斧鑿痕。有句中無斧鑿痕。有字中無斧鑿痕。須要體認得。

自做詩須是看多做多。使自家機杼風骨先立。然後使得經史中全語作一體也。如自出語弱。却使經史中全語。則頭尾不相勾副。如兩村夫。拚一枝畫樑。自覺經史語在人眼中。不入看也。

魯直云。凡和人詩。押韻如待敵。如此然後押韻方工。七字句法。不要有閑字。若減兩字成五言。而意思是。便是有閑字也。

詩涵養得到。自有得處。如化工生物。千花萬草。不名一物。一態。若模勒前人。無自得。只如世間剪裁楮花。見一件樣。只做得一件

也。已出蒲氏漫齋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三十九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十

作詩

謝朝華之已披。起夕秀於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陳腐之語固不必涉筆。然求去其陳腐不可得而翻爲怪怪奇奇。不可致詰之語以欺人。不獨欺人而且自欺。誠學者之大病也。詩人首二謝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靜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堊。目無膜。爾鼻無堊。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爲工哉。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所以警之云。

陶潛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怵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澹。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澹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詩而自以爲平澹。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澹。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言到平澹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澹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澹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杜甫觀安西過兵詩云。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故東坡亦云。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蓋用左太冲詠史詩。長嘯激

清風志若無東吳也。王維云。虜騎千重只似無。句則拙甚。

老杜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云。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蕪暖腹。誰欲致盃罌。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類甚多。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斂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詩亦時有此格。如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

梅聖俞云。作詩要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舍不盡之意於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舍不盡之意也。

選詩駢句甚多。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績。之類。恐不足為後人之法也。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麤。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孺子至云。粗黎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學詩者當審此。

許渾呈裴明府詩云。江村夜漲浮天水。澤國秋生動地風。漢水傷稼亦全用此一聯。郊居春日詩云。花前更謝依劉客。雪後空懷訪戴人。和杜侍御云。因過石城先訪戴。欲朝金闕暫依劉。又送林處士云。鏡中非訪戴。劍外欲依劉。寄三川守云。花深稚榻迎何客。月在膺舟醉幾人。陪崔公謙又云。賓館盡開徐稚榻。客帆空戀李膺舟。題王隱居云。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呈李明府云。洞花蜂聚蜜。崑栢麝留香。松江詩云。晚色千帆落。秋聲一鴈飛。深春詩云。故里千帆外。深春一鴈飛。又寄盧郎中并贈別師。皆以庾樓對蕭寺。見於其他篇詠。以楊柳對蒹葭。以楊子濟對越王臺者甚多。蓋其源不長。其流不遠。則波瀾不至於汪洋浩渺。宜哉。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欲下筆當讀書始。律詩中間對聯兩句。意甚遠。而中實潛貫者。最為高作。如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荅陳正叔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魯直荅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官全為親。上叔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歐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閑。如此之類。與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魯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槩舉也。

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王摩詰行之為七言曰。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而興益遠。九天宮殿開闔闔。萬國衣冠拜冕旒。王摩詰詩也。杜子美刪之為五言曰。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近觀山谷黔南十絕。七篇全用樂天花。下對酒。渭川舊居。東城尋春。西樓委順。竹窻等詩。餘三篇。

用其詩略點化而已。樂天云。相去六千里。地絕天邈然。下書九不到。何以開憂顏。山谷則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樂天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曩物皆復本。原山谷云。霜降水反壑。風落木歸山。苒苒歲華晚。且虫皆閉關。樂天詩云。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山谷云。病人多夢鑿。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見鄉社。葉少蘊云。詩人點化前作。正如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軍。重經號令。精彩數倍。今觀三公所作。此語殆誠然也。

陳去非常。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逸步。後之學詩者。儻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荆公點化之。則云。纒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槃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鍾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谷響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寄岑參詩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冥滓。飛動摧霹靂。贈盧瑊詩云。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哉。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爲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等病。始可以工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提矛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散矣。

異

已上出韻語陽秋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皇朝仕學規範〔宋〕張鑑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28-3

I. 皇… II. 張… III. ①筆記—中國—宋代②中國—古代史—史料—宋代 IV. K244.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01581號

ISBN 7-5013-2328-3



9 787501 323289 >

書名 皇朝仕學規範(全十二冊)
著者 〔宋〕張鑑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六八·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28-3 / K·721

定價 二一九〇圓

